

余显斌
著

大理王朝

三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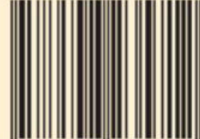
上卷



讲述一段鲜为人知的
西南边陲历史故事



ISBN 978-7-5482-3571-2



9 787548 235712 >

定价：98.00元（全二册）

大理王朝三百年

余显斌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理王朝三百年：全2册 / 余显斌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482-3571-2

I. ①大… II. ①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9784 号

策划编辑：王翌泮
责任编辑：严永欢
特邀编辑：和六花
封面设计：今亮后声

大理王朝三百年

余显斌 著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理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6.75

字 数：443 千

版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3571-2

定 价：88.00 元（全二册）

社 址：昆明市一二一大街 182 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 65031070 65033307 6503324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 - mail：market@ynup.com

若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871-64167045。

编委会

顾问:陈 坚 杨 健 袁丽娟 李 雄

主任:朱建斌

副主任:段 玠 陆 璐 杨志东 张 松

沙伟风 王 瑛 杨赵义 杨子东

施海涛

编 委:杨品阳 张德鹏 陈智军 杨学先

李福禧 李玉梅 王建丽 吴家良

杨锦春 季 钧 李 镜 杨庆春

李 明 李进东 蒙志李 李智红

主 编:吴家良

编 辑:杨庆春 刘 倩 陈 涵 王翌洋

编 务:李进东 李志钢 代 彬 罗天富

花灿红 刘开艳

前 言

历史学家说,一个不重视自己历史英雄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南诏及大理王朝的历史是大理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是整个中华民族、也是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

南诏及大理王朝的历史,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的历史。南诏及大理王朝历史上的那些英雄人物,既是大理各族人民的英雄人物,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当然也是世界民族的英雄人物。余显斌老师以他生动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南诏及大理王朝的历史故事以及其中的英雄人物,再现了南诏及大理王朝的辉煌。

余显斌老师热爱南诏及大理王朝的历史文化,对大理历史上南诏、大理两个王朝的兴起、兴盛、灭亡,前后作了一个对比,对后世有极好的警世作用。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不只是有嬴政、刘彻、李世民、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玄烨这样的英雄人物,还有阁罗凤、异牟寻、段思平、高泰祥等这样的英雄人物,我们特别编辑出版了《南诏二百年》《大理王朝三百年》这两本书,目的就是要让更多的读者清楚:正是他们一起组成了中华民族竖行文字里的缤纷多彩,正是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文化认同、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正是南诏及大理王朝历史书籍的主基调。

由于历史资料的湮没,人们过去对南诏及大理王朝的历史所知十分欠缺。在大唐兵锋无敌的情况下,杜甫的《兵车行》诗中记录,大唐曾在西南和南诏王朝发生过战争,而且三战三败,匹马不归。

余显斌老师在工作之余,涉猎广泛,对南诏、大理王朝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积极收集各种有关南诏及大理王朝的文字资料加以研究,其中包括《滇史》《南诏野史》《增订南诏野史》《新唐书》《资治通鉴》,也是在这个基

础上,南诏及大理王朝的轮廓,逐渐在他的脑海里清晰起来,一个历史群英谱在他的脑海里凸显出来。

余显斌老师将自己的研究和见解,完整有序地书写下来,最终形成了南诏及大理王朝历史进程的完整图景。阅读南诏及大理王朝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余显斌老师笔下的南诏及大理王朝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以及事件,已经客观地摒弃了某些严重的偏见和奇怪的见解。譬如王嵯巛,四十多年来让南诏处于发展中,但竟有人称之为奸佞,唾沫横飞,说得此人一无是处;再譬如蒙世隆,十五年在位,只有很少几年没有发动战争,从而让南诏伤尽元气,给百姓带来极大灾难,反而被人称为英雄。

余显斌老师认为,需要将他个人的看法公允地写出来,不为别的,为的是给现代人一个警示:我们需要英雄,但我们绝不能随意追捧英雄,不能随意滥造英雄,更不能将那些不顾百姓利益,一心只为个人称尊道寡者称为英雄,过去不能这样,现在不能这样,将来也不能这样。

余显斌老师在对分析研究中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南诏的灭亡,是和大唐王朝抗衡造成的;而大理王朝能够延续三百年之久,是始终归附于大宋王朝的必然结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王朝政权荫蔽,地方力量再强大,经济再发达,也只会昙花一现,最终灰飞烟灭。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记得来路,记得历史,才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过去,借鉴于当下,走向未来。

南诏及大理王朝能够单独成书,既有各自的整体性,同时两本书又能做到前后衔接,思想主题完整统一,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南诏历史,从细奴逻算起,到南诏灭亡,长达二百多年,我们因此将书名取为《南诏二百年》。大理王朝历史长达三百多年,和宋朝几乎相始终,算得历史上除周朝外最长寿的地方王朝,因而取名《大理王朝三百年》,分为上、下两部,前理国时期为上部,后理国时期为下部。

政协大理州委员会将余显斌老师关于南诏及大理王朝的历史随笔分别以《南诏二百年》《大理王朝三百年》编辑成书,公开出版,目的就是为要进一步丰富和扩展政协文史工作的视野和渠道,从而达到以史为鉴、警醒未来的目的。

编者

2018年12月

目 录

前言	(1)
----------	-----

上部 前理国

郑氏王朝,一个兴盛大理的前奏	(3)
高歌马上,铁血深处的佛心	(27)
负重独行,大理太宗难言之隐	(51)
翰墨深处,寻找灵魂皈依的故园	(73)
文治之曲,在洱海月夜里奏响	(95)
禅位之谜,梵唱声声里飘过的帝王袈裟	(119)
烽烟鞞鼓,依智高事件搭起的桥梁	(142)
回光返照,段氏皇权最后的牧歌晚唱	(164)
权臣夺位,前理走进历史的帷幕	(187)

下部 后理国

故国重启,佛性和权力握手言欢	(211)
中兴之君,大理江湖的段和誉	(234)
归附宋朝,马蹄声声草木春	(255)
功成身退,紫溪深山归去来	(278)
刀光剑影,国相家族的权力交锋	(300)
佛寺千山,处处塔影民膏尽	(326)
五华楼前,一声呛血的悲叹	(348)
铁血慷慨,滇东部落的背影歌声	(370)
孤帆远影,南宋大理国余音袅袅	(395)
后记	(418)

上部 前理国

郑氏王朝，一个兴盛大理的前奏

段思平出生在 893 年，这一年，南诏已经如一轮苍茫的夕阳，在历史的原野上，带着血色，带着苍凉，即将缓缓落下。

段思平是不幸的，一个乱世，在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已经鲜血淋漓地展现在他的面前，一场腥风血雨，也即将在他的面前慢慢铺展开，展示给他看。这些，都展示得如此毫无保留，如此惊心动魄，又如此地残酷。

这种残酷、血腥，最主要的制造者，是南诏国君主。长时间的战争，无限度地戈矛飞舞，无节制地马蹄奔腾，固然让唐朝走向夕阳芳草的尽头，成为历史的一声叹息。同样的，这样的战争，也让南诏国陷入绝境，陷入一片荒凉破败中，从而出现诗人笔下“村村小屋鸡狗少，处处青山豺虎多”的惨状，以至于后来，出现“民饥，食乌昧；不给，取草根木叶食之”的状况。这种状况，总是铁马秋风、烽烟连天之后的必然一幕。后来，戴复古写金人践踏南宋的情状道：“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这样凄凄惨惨戚戚的情形，在当日的南诏，也一定是存在着的。

这样的王朝若不覆灭，百姓如何存活？

这样的王朝如不消失，惨状将会无限制地重复上演。

于是，郑买嗣嘴角噙着一抹笑，走上历史的舞台，刀光闪闪，血色飞扬，南诏王朝，最终在一声声惨叫中倒下，化为历史深处的风景。一个新的王朝大长和国，在南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是年，为 902 年，即中原唐朝的天复二年。

是年，段思平九岁。

这个九岁的孩子，和这些事情无关，但是，他又注定将接受这一系列事情所带来的痛苦，以及恶果。因为，他是这片土地上的一员，和其他南诏百姓没有什么区别。

1

郑买嗣这个人，是当年协助南诏中兴之主异牟寻回归唐朝的清平官郑回的后代。

对于他能得到南诏国君重用，《清康熙蒙化府志》里记载道：“幸臣郑买嗣，郑回之后也。得龙珠于浪穹之河头，于南诏，诏大悦，以为清平官，谓之健士。”这说的是一个神话，说郑买嗣小时候，家里很穷，这个穷小子做了篾匠，一日去村边玩耍，村边有一个龙潭，里面有一条龙，盘曲游戏，伸出脑袋，吐着一颗龙珠玩耍，摇头摆尾，忘乎所以。郑买嗣见了，突然想到一个传说，如果谁能得到龙珠，就可以成仙，自己为什么不把这颗龙珠弄到手，献给南诏王？于是，他回到家，用竹篾编了一个龙头，用纸张糊着，如真龙的龙头一样。第二天，他再次来到龙潭，拿着假龙头玩耍。那只龙出来了，玩着珍珠，看见另一条龙，以为有了玩伴，很高兴，就将龙珠吐出来，给假龙玩。这样，郑买嗣就得到了龙珠，拿着呼呼地跑了，去了宫廷，献给南诏王隆舜。隆舜见了龙珠，高兴得嘎嘎的，就让郑买嗣作为清平官，执掌朝政。

这当然是传说，当不得真。

史书记载：“郑买嗣者，郑回之后，世为清平官，及买嗣执政。”郑家在郑回那一代起，就已经是南诏的清平官，从此一代代继承下来的，世袭制，根本没有做过穷家小子，也没做过篾匠。

郑买嗣推翻南诏政权，说实话，对南诏百姓来说，简直是一种解脱，否则，南诏对中原的进攻，大概还会断断续续地出现，还会不时地发生。那样的话，南诏百姓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难以为继了。再说了，南诏的国君，到了后来，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代比一代差，有的国君喋血好战，仿佛不发动战争，就难以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似的，以至于南诏男儿，战死沙场，南诏女人，劳作田野，白天捕鱼，或者耕地，晚上纺线舂米，以至于诗人多少年后仍感叹道：“辛苦夷人妇，鱼篮各在腰。纺丝还夜夜，舂米亦朝朝。”也有的国君，“多嬖幸，淹留鄙闾，纵杀戮，失下人心”。此时，郑买嗣利用手里的权力，将这样的王朝推翻，显然是一种进步，是为南诏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可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也表现出自己嗜血的一面。

如果说，杀死南诏国君，是为了夺位，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杀蒙氏宗族八百六十二口于五华楼下”，就有点说不过去了，甚至小孩也不放过，更是有违人性。据说，事后，他也感到很是不安，夜夜做噩梦，因此“自思罪孽深重，

遂铸佛万尊,以赎前愆”,铸佛赎罪。

他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安慰自己的内心。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其他臣民看的,表示自己的反省。

在此基础上,他长袍大袖,玉带围腰,登基建国,国号大长和,“追尊郑回为高祖”。此时距离郑回死去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已经经过了六代,郑买嗣仍将自己的祖先搬出来,说明郑回当日不但阁罗凤“甚爱重之,更名‘蛮利’”,在南诏百姓间也有着崇高的威望,赢得了这片土地上百姓的爱戴。否则,郑买嗣不会这样做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郑回力促南诏归附大唐,赢得和平和安宁的功劳,仍深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这,更可以看出,南诏百姓是渴望安宁,渴望和平,渴望一种“络臂银丝钏,缠头白帟巾。纷纷趁街子,卖酒坐藤轮”的和谐生活的。南诏将赶集称为“赶街子”,大家到了赶集日子,或臂上套着银镯,或头上缠着白巾,有的卖着木耳、波罗蜜瓜,还有的卖酒,叫嚷之声,充满喜气。

这也可以看出,南诏当日的好战,是和这片土地上百姓的意愿背道而驰的。

郑买嗣之所以能成功,是顺应民心的。

还有一事,也能凸显出南诏后期失尽民心。郑买嗣在弑杀南诏国君的时候,朝廷大臣都瞪着眼睛,咬着手指,没有发出一声反对声,也没有与之抗衡的力量,“其南诏重臣名帅又丧亡殆尽,以故莫有言其非者”。也就是说,那些与郑买嗣可以抗衡的名将,或者重臣,几乎都在疆场上战死,化为了一抔黄土,消失在岁月的深处。譬如在蒙世隆攻打交趾时,部下名将被大唐连连斩杀,高骈带着大军,旗帜招展,“斩酋迁、脆些、诺眉,上首三万级,安南平”。到了隆舜的时候,唐朝在高骈建议下,一次性斩杀南诏名臣赵隆眉、杨奇鲲等人。这些都是南诏的柱石大臣,二十年间,一一丧生。

这,毫无疑问,是和南诏君主的好战有着直接关系的。

这,也从另一方面可见,是南诏国君,将他们的国家毁灭的,也将其基业摧毁了。

另外,从大臣们面对南诏国君被杀,以及整个南诏国君家族被杀,都默无一言,可见当时的南诏国君,因为好战,已经成为孤家寡人,失尽人心。如果当时有一个人站起来,拦挡一下,郑买嗣也可能不会如此喋血的,可能会停下手中的刀的。就拿蒙隆舜来说吧,他是被郑买嗣指使宦官杨登给杀死的。事情过后,杨登安然无事,继续逍遥着。这时,反而是滇东三十七部看不

过去了,提出抗议,如果再任弑君之贼逍遥法外,我们就勤王了。郑买嗣无法,这才杀掉杨登,“诸蛮三十七部心不服,谋起兵问罪,买嗣懼,诛杨登以塞众口”。

郑买嗣能够成功,还因为他有一个有力的盟友,这人就是高赞。

《滇史》记载,“买嗣篡夺,高氏实赞成之”,这个高氏,就是高赞。后来在乱世里走出来,力挺段思平起兵的高方,就是他的后人。高氏为西洱河蛮大姓之一,是九隆族后裔,其势力是相当大的。高赞给予郑买嗣支持,让郑买嗣的腰杆顿时硬了起来,胆子更大了。后来,段思平起兵,因为得到高方的支持,也顿时底气十足。

高家在南诏,以及后来历朝,都成了政治上的不倒翁,也与其势力有关。

云南一角每一个王朝建立,都绕不过高家。

也因为这样,大长和国建立后,郑买嗣对高赞很是感激,“欲崇报其功,乃以蒙诏抚运大碑改刻高公辅政之碑”,这样的做法,不只是褒扬,其间也透出一份巴结和讨好,郑买嗣竟然将高赞的功劳,镌刻在石碑上,竖在宫门外边。到了后来,杨干贞的大义宁国建立,高方心存故国,也就是大长和,受到杨干贞的极度猜疑。杨干贞大杀群臣,可是,对于和自己有着深层隔阂的高方,仍听之任之,不敢下手,甚至还让其掌管善居一带的军政大权,也是由于高氏的势力,让他有所顾忌。

高家相比于段家,权势基础更牢固,更雄厚。

赢得高氏支持,事情的成功系数大增。

郑买嗣离不开高家,杨干贞不敢得罪高家,段思平后来也离不开高家。

2

郑买嗣这个人,除了手段毒辣之外,其他方面看来还是很不错的,甚至很突出的。

有史家说,他继续保持着南诏的制度,以史书的话说,“一依蒙诏之旧”,一切都沿袭南诏旧的做法,没有更新,毫无改变。这种说法,显然缺乏客观性,带着一定的偏见的。郑买嗣在位八年,八年的时间里,和中原一直维持着友好和平的关系,未放一矢一镞。

就在郑买嗣夺位的902年,中原乱局,犹如鼎沸,无有一刻平息。是年,朱温和李茂贞大战,关中一带,成为战场,京畿左近,烽烟迭起,朱温一战,杀李茂贞部下万人,“擒其将校数百人”;再战,“杀戮蹂践,不知其数”。

蜀地，王建和凤翔军也展开大战，号角声响彻西南。

903年，朱温“与王师范战于临朐”，王师范大败，被杀死万余人。

904年，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为绝后路，一把火将长安化为灰烬。昭宗迁都洛阳，是年八月，“遇弑于大内，遗制以辉王祝为嗣”。河东晋王李克用听了，打着为唐帝复仇的旗号，向朱温发起进攻。从此，两国千里厮杀，日日无停，战死者动辄以万计。

907年，朱温废黜唐哀帝，建国称帝，是为梁国，朱温为梁太祖。

战争，仍在继续，鼙鼓之声，无日不响。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继续保持对朱温的敌对态度，908年，在潞州一战中，大败梁军。梁军“南向而奔，投戈委甲，噎塞行路，斩万余级，获其将副招讨使符道昭泊大将三百人，刍粟百万”。朱温一路败逃一路长叹道：“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尔。”为了避免士兵逃走，朱温命令在士兵脸上刻字，以作标记。

910年，也就是郑买嗣离世的那一年，李存勖和朱温在柏乡一战，其惨烈程度，简直如诗歌“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所说。是战，李存勖亲统晋军，披甲冲锋，梁军更是精锐尽出，“梁有龙骧、神威、拱宸等军，皆武勇之士也，每一人铠仗，费数十万，装以组绣，饰以金银，人望而畏之”。两军战至上午，梁军支持不住，开始败退，“弃铠投仗之声，震动天地，龙骧、神威、神捷诸军，杀戮殆尽。自阵至柏乡数十里，僵尸枕籍，败旗折戟，所在蔽地”。战斗结束，晋军打扫战场，登记战功，“是役也，斩首二万级，获马三千匹，铠甲兵仗七万，辘车锅幕不可胜计。擒梁将陈思权以下二百八十五人”。

中原，由于分裂引发的战争，已经耗尽民力、财力、军力。

蜀地，蜀王建，也在和邻近藩镇李茂贞无日不战，无日不处于厮杀中。

如果郑买嗣如蒙世隆一样，那么，此时正是他趁隙进军中原的好时候。可是，他一直对自己的力量有着清晰的认识，以南诏亡国作为自己的鉴戒，八年中，从未出兵入蜀，或者从邕州出击，进攻岭南。

这八年，中原正处于“民之屠剥横尸者，动逾千里”的杀伐中，铁血遍野，哀号入云。在南诏，竟然因为一个人的篡位，使得百姓处于一片宁静，一片平和中。这，是南诏国君的不幸，是南诏百姓的幸运。

有史家说，这段时间，郑买嗣对中原朝廷采取深闭固拒的态度，政治上少有往来，更不敢有军事行动。

此时的固守，是极为明智之举。这种明智，打个比喻，就如一个人遭受毒蛇啮臂，中了剧毒。惊慌无策的人，睁大眼睛，看着毒气蔓延攻心，最后死去。

聪明的人会马上找一根绳子,将中毒的地方紧紧勒住,避免毒气蔓延。郑买嗣就属于后者,他筑关固守,设卡派兵,从而避免烽烟弥漫,扩散到大长和国,从而保住了一隅平静,使得这儿没有遭受战争的侵害,没有遭受战火的蹂躏。至于无军事行动,更为明智。当时的蜀地国君是王建,王建“雄猜多机略,意常难测”,善于将将,善于将兵,更善于治国。史家赞美王建,“非王建不能保两川于已乱”。

此时,郑买嗣去进攻,显然是向刀刃上撞,只会如南诏君主那般,撞得头破血流。

其实,郑买嗣自始至终根本就没想到去进攻蜀地,进军中原。

史家过去最重视君臣之分的,但是,对于王建撇开中原正统王朝,建立蜀国,很豁达地道,“不得以僭号之罪罪王建”。至于原因,是因为他保境安民,在位期间,“守一方而不妄觊中原,以糜烂其民,与暴人争衰王”,他不出兵中原,不为国君之位,如朱温、李克用那样“竭民肝脑、以自为君而建社稷”死战。因此,他是属于大仁大义的。

这点,如果不戴着有色眼镜的话,放在郑买嗣身上,也是很恰当的。

到今天,有些人依然沿用古代人的观点去看待郑买嗣,觉得他作为一个臣子,杀掉南诏国君,夺取南诏君位,就有乱臣贼子的嫌疑,就应当受到批评。这是很不公平的,也是错误的。如果,时光能够穿越的话,将蒙世隆放在郑买嗣所在的时间段里,想想,南诏还会是一片和平,一片安宁吗?这儿的百姓,还是“卉裳缠胫窄,藤笠盖头圆。日日清江浴,生儿不记年”那样清闲,那样安宁吗?还是“文锦腰间带,黄金顶上丝。浣纱如越女,解水似吴儿”那样随意,那样舒适吗?我想一定不会的,一定又是整队出发,走向沙场,从而和中原此时一样混乱吧。

至于史书说他“纵杀戮,失人心,三世而亡”,是指他在弑杀南诏国君后,又杀死南诏皇族八百多人,这点,确实很嗜血,很疯狂,和朱温大杀唐室大臣和皇族能够相提并论的。除此之外,他并未对大臣动手,并未对政敌动手。

这点,和中原帝王相比,他还是有所收敛的。

对中原采取和平的态度,是郑买嗣开创的,不是后来的段思平。这点,历史应该记住。

3

郑买嗣死了,他死时是910年,死在一片平和之中。说到这儿,我要特别

强调一句，郑买嗣的死，史书很少记载到具体哪一年，只记载了他儿子郑仁旻登基的时间，是开平四年，也就是910年。于是，很多书籍就想当然地认为郑买嗣死于开平三年，即909年。作者大概想，他儿子登基在910年嘛，他当然死在909年了。后来大理很多国君的死亡年限，也都是按此法推算的。这显然不合乎生活逻辑：难道说，这儿的每个国君死，都恰好在腊月三十晚上寅时吗？否则，为什么不会是郑买嗣在910年死，郑仁旻也在910年登基的呢？这种可能性比腊月三十晚上十二点整死的可能性，不知要大多少倍。

910年，段思平已经长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已经成人了。他应当感激郑买嗣，如果不是郑买嗣保持着八年的和平时间，他已经和南诏当年的男儿一样，披上盔甲，拿着武器上了战场。南诏后期，由于战士大量死亡，因此，征兵年限已经下滑到了十五岁。段思平人很机灵、稳重，身体也很棒，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战士，在战场上可能已经摸爬滚打两年了。

古诗说，“将军百战死”，沙场，是士兵喋血的地方，是壮士生死攸关的地方。战场上，刀枪是不长眼的，当时，段思平如果真的走上战场，谁能保证这位大理开国之君会囫圇着回来，毫发无损。那样一来，后来的历史该怎么书写，真的属于未知之数了。

他和弟弟段思良此时虽然贫穷，但是生活得无忧无虑，在青青的草地上放着牛，唱着山歌，那样的日子，估计还是很惬意的。

郑买嗣死后，儿子郑仁旻登基，这年，他二十二岁。

四年中，郑仁旻一直遵守着郑买嗣的制度，坐在帝位上，安心治国。闲暇的时候，观看着歌舞，听着音乐，做一个守成之君应该做的事，也尽着一个守成之君应尽的义务。

914年，他决定有所行动了，显示一下自己的武功，凸显一下个人身手，也彰显一下大理的武功。他的出兵，有个人好大喜功的原因，也有其他大臣怂恿的结果，“郑昱因中原多故，谋臣献计，遂谓川蜀可图”，于是，他派出大军，开始进攻蜀地。他认为，就他目前的兵力，对付王建的蜀国，简直是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大长和国的军队盔甲如雪，戈矛闪亮，过了大渡河，开始进攻黎州。这个地方，也是过去南诏进攻大唐的必经之地。当年的蒙世隆，兵指成都的时候，在这儿曾经和唐防河都知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复反复较量过。现在，郑仁旻的大军又来了，长刀出鞘，准备一试锋芒。

他不知前蜀兵锋如何，因此，这次出征吃了大亏。

前蜀的兵锋十分锐利，几乎如新磨之剑。

王建初起的时候，麾下只有一千人马，称为“一都”。后来，他随着唐僖宗逃亡四川，“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有众八千，以攻阆州，执其刺史杨行迁。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弃城走”。王建仗着八千人，一路攻城夺地，慢慢壮大起来，最后竟然盔甲连绵，和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开始对阵。陈敬瑄也没把王建放在眼中，令箭一扔，“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将兵五万屯新繁，建又击败之，虏获万余人，横尸四十里”，让陈敬瑄目瞪口呆。朝廷知道后，也目瞪口呆，可已经无法对付这支队伍了，于是，划出一块地方，包括蜀地的邛、蜀、黎、雅四郡，为永平军，赐封王建为永平军节度使。王建以此为基础，一步步做大，最终占有两川，随后又攻下夔、施、忠、万四州，“又取归州，于是并有三峡”。

孔明曾对刘备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得到这儿，可以与天下抗衡。刘备也就是得到这片土地，才建国称帝，窥伺中原的。

王建现在占有了此地，他勤于治国，“亲决庶狱，人无枉滥，恭俭畏慎，勤劳慈惠，无一事纵情，无一言伤物”，因此，国势很强。

王建起兵时是骑将出身，擅长马战，更知道战马在沙场上的作用。因此，占领两川后，他大量购入马匹。吐蕃战马，劲健无匹，奔驰如风。当年，吐蕃正是仗着骑兵快捷，无可阻挡，曾大败唐军，攻入长安，让唐朝皇帝流浪风翔的。王建在文州、黎州、雅州、茂州开设马市，和吐蕃人进行马匹交易，从而组建起一支强大的骑兵，在战场上如旋风一般，来去横扫，少有对手。

从881年，王建任“忠武军卒，稍迁队将”后，到前蜀建国，前后二十多年里，他的军队从南方，一直打到西南蜀地，在战场上来去如飞，如从未生锈的战刀，光亮耀眼，熠熠生辉。而他麾下的将军，也都是从生死场中打拼过来的，一个个称得上百战名将。

这些，都是不可小觑的，因此，连当时中原皇帝朱温，都称其为兄。

对于当日南诏的国君，王建就没太重视，因此，当唐昭宗准备下诏，和南诏进行谈判的时候，王建就非常英武地拦阻道：“南诏小夷，不足辱诏书。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告诉皇帝，南诏王朝，有我王建在这儿守着，你不用担心。

几十年后，面对着大长和国的进攻，王建显然更是成竹在胸了。

而且，此时的大长和国，和前蜀相比较，有很多短板之处，是不适宜于进行战争的，更何况是侵略战争。

首先，它的内部力量不统一。